# 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八十二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選輯

陳子龍臥子 李雯舒章

董雲申士開 參閱

何中丞九愚山房集

疏 何東序

戒備紫荊諸關疏 修築邊墻

查得前道副使曹金條陳議修邊垣以圖經久照得本關自東北沿河口起至西南白石口止計長三百

八十餘里。舊有邊墻一道，據目前形狀似有足觀，但原係圓滑尖峭見成石塊乾垛，止是外面抿抹石灰，一遇久雨多致坍塌，抑且不耐搖撼，累年修理殊非經久長策，合無責成各該叅將督令各該守把官軍，逐一查將沿邊山隘純石者，務要剷削壁立三丈，或石山帶土及硬石夾沙石者，務將帶土并沙石空去，補以堅石，其水口及平漫舊有邊墻處所，更須俱用鑿砍方石，長濶各二尺以上者，壘砌高三丈，濶一丈，垛口高五尺，濶二尺五寸以上，方可足恃，毋每年除見

有倒塌先行修築外其餘不經坍塌隘口及坍塌已經修完之時專一鑿砍方石俟積足十丈之用者方將舊墻十丈拆去易以方石等因通行各官去後為照防邊之計修守為先而修理之功經久為貴臣所隸紫荊馬水等處延長三百餘里重山疊嶂拱護陵京地險天成本為
國家億萬年保障之圖但中間險夷異地衝緩不一或山麓平衍而道路多岐或水道瀚漫而功力難施先年頗有遊騎衝突橫肆焚刦比因滿載惰歸幸免深入以此邊人藉口玩歲愒

月問之以戰。必曰此地以守為主。詰之以守。輙曰有宜大為之外護。故每年春秋二防。惟幸虜之不犯。即犯幸其不能深入。一遇犯而深入。未見有當關而呼。亟閉為勇者。其於　朝廷竭民養軍設險守國之意不亦謬哉此　廟堂深知弊極。而特有戒備紫荊。思患預防之請也。臣親詰沿邊隘口。逐一查閱。看得各處城垣。多有碎石壘砌。外塗灰泥。為一時掩飾之計。手可推拆而下。猶腹裏粉飾雉堞。虛應點驗目前。防禦尚爾不堪。責以久遠。將焉攸賴。臣反覆思惟。此關

地切　京邑所繫不爲不重歲事修守爲時不爲不久然邊備如此之疎良由在上無責成稽考之法故在下多虛庸苟且之圖近聞密雲一帶邊墻俱用鑿鑿大石加工包砌該管叅守等官十日一報軍門稽查既有定規積累可臻成效合無酌議行各叅將守備把總守口等官將各該管地方擇取極衝去處區別計議督率各軍就地開採大石鑿鑿方足將舊修不堪邊墻陸續更易山麓墻脚剷削壁立務求經久一勞永逸每十日開具修過工程赴臣呈報一次限

三年之內盡數修完仍每一丈分鐫軍士姓名總鐫

凡工匠皆當如此

本管職名如有不堪各令照地修補如或驗工不堪至五十丈以上或任內貪縱怠緩不行修完將各管官員坐贓問發邊方立功五年參將二百丈以上守備一百丈以上徑自革職閒住中間如果工程浩大軍力不敷預行申請多方議處管關通判往來催督不許別項委用有妨職業臣仍不時至關巡察再照兩參所領兵不踰三千馬不足三百若遇挑選入衛勢必空國而行撑東墮西顧此失彼合無將本鎮軍

馬責令固守信地嚴飭秋防如或近郊有警令其星馳策應勿致將領得以奔命爲辭有悞安攘大計

## 防秋疏　延綏防秋

一優重哨探竊照沿邊套虜環繞隨處皆通大舉逓年臨秋俱在各水頭會事近因我兵哨探漏洩日生譎計將帳房移於前羣酋會於後起身之時一面移帳隨即飈忽突犯得以掩我弗備肆其荼毒之慘矣彼既生心而我之偵探如故未有不墮於其計者也査得胡地水頭東路有沙嶺兒榆林岔茅峯子天鵞

海子駝山九股水諸名。由是則入犯神木葭州府谷等處。中路有神水灘白崖河目牙海子灰城子柳海子囊都兒灘諸名。由是則入犯米脂綏德清澗安定等處。西路有柳門兒白城子黑河子察罕城臭水井明水湖諸名。由是則入犯保安安塞延安慶陽等處。此皆通賊之路。當預有以揣摩其形。而厚集以備之者。合行各該副叅遊守操防等官。選差乖健通事夜不收。各照前項地方。分道並出。潛蹤寄哨。務得其營巢遠近。部落多寡。及有無結聚侵犯之真情。星馳還

報。使我先期而備。據要而守。設伏而待。不使彼之乘吾之虛。少有得志于其間。方為萬全之策。仍令各該墩軍時時瞭望。但有揚塵露形。即照定規舉傳煙火以便調度應援。追殺掩截。各役果能用心効力。致師克捷。聽臣先行重賞。仍照兵部題准事例具奏陞級。如或爪哨不實。轉相欺誑。致失事機者。輕則軍法綑打。重則依律論罪。領兵官員通行参究。

一安設柴堝。竊照本鎮邊長地廣。居人渙散。一遇有警。卒難周知。苟無號令宣傳。必致臨期誤事。相應查

照舊規於各路邊墩設立塘馬墩空遠者二匹近者一匹又隨墩空安設柴堆就令各該守撥坐堡等官往來查點提調遇警燃柴馳馬使得早知隄備其腹裏州縣如西路城堡與保安安塞鄜慶等處相通中路城堡與米脂綏德清澗安定等處相通東路城堡與葭州神木府谷吳堡等處相通令行各該守巡邊兵道督各府衛州縣掌印官於通賊要路亦要擺設塘馬高阜去處安置柴堆撥人守瞭仍於柴堆便所拘空深邃地窖以備藏躲仍行委官時加點閘如遇

邊堡警報、一體蓺柴傳塘、分投曉諭鄉村火速收斂清野。務使我無一人一畜之害。如各官自恃腹地、上下泄泄、慢不加意、以致地方失事者、聽臣查照輕重、分別參奏提問。

一議併小堡、竊照沿邊軍民、隨地散處、各就其居產之便、有一鄉而堡至數處、有一堡而人至數家、平居燕雀處堂、惟幸寇之未必遽來、有事安土重遷、寧守財而坐待以斃、故虜賊一有鈔掠而害即及衆、村野一經失事、而咎輒歸官、不思疆域無窮、兵力有限、每

歲秋防既布之擺邊矣又留之守城矣次又及之守堡矣於堡之外又欲瓜分而兎全之即百萬之衆不能辦也古人以二千家為一堡無事則戍以五百有警則仍復增募至抽摘諸州之軍共相戍守今之為堡抑亦有是否乎故禦虜之利莫如併堡併則力合聚少而為多不併則力分析強而為弱其理甚明不待中智以上皆能辦之者查得本鎮設有官軍共計三十七堡除挑選入衛分布擺邊外其餘老弱羸卒不足登陴合將無軍小堡省令先期就近歸併大堡

之內。囊積粟芻。隨口般移。悉聽守操坐堡等官。分派守城。併力捍禦。務保無虞。臨邊以次州縣鄉村。一體施行。如有恃頑抗阻。不行歸併。及臨期觀望。以致被虜失事者。事寧通行提究。

套虜輸款求貢疏　　套虜款貢

此舊西三邊款事甚詳故有之

據原差通事王堅牢兒等供稱。各役與吉能原差夷使。同到本酋帳內。有吉能番說。河東俺荅。已是和了。我們也就要和。是天意交咱兩家相和。漢人八十八萬。達子四十四萬。兩家既已相和。恢生一處。如築定

墩臺一般，永世兩家和好，有俺答是大，我們隨他，我這裏委莫通曉識字人，又不知表文意，該進貢的馬，只就近與同俺答一路進貢，我的頭目，只分落住牧保靖地方，若是走出的人口，河東都送回，我邊的也要送回，若我們過後有反心，人也不饒，天也不饒，朝廷也不饒，又說有雙山搶的達子，原在未傳之先我們也不知道，乞免追究等情，幷開原譯取本酋部落頭目名數，分住地方到職，案查先准宣大軍門咨爲北虜執叛求孫輸誠納款乞封通貢事，頗爲通行

該鎮沿邊將領(吉能介備節以求款故宜大為之備耶延綏)今後不許差遣丁夜出境燒荒趕馬擣巢阻壞貢議并遣通事郭賓等伴送吉能家人達子土忽赤前來職會同延綏總兵官雷龍看得俺答吉能部落自相雄長利害各不相及詢之本鎮官軍僉謂犬羊異類小信難恃戰士扼腕不欲與和職督同榆林管糧道僉事蕭大亨講議恐阻貢議查照原行通行各該將領禁止擣殺及曉諭邊外諸酋知會隆慶五年正月初四日有吉能等差中軍達子擺言恰等二十四名并各頭目部下達子敖八等二十七

名同宣大夜不收金奉等俱至榆林墻下乞求通貢討賞買賣又該職會同雷龍當差都司中軍等官李芳姜顯宗李真前去譯審各夷使執稱吉能等使我們出來議要和各分地方住牧從黃甫川迤西至定邊營各有小頭目分管禁約若南朝人出邊尋採柴草不許捉脫衣裳查出原達子罰馬一匹牛羊各一隻若還殺死就與償命乞南朝通丁不要赶馬打帳似今年趕了無數的馬殺了達子四五百望大那顏禁止我們進貢馬四百匹等情到職看得各夷情詞

懇切似出真誠會同雷龍督同蕭大亨將各夷分別賞待花段布疋羊酒覆審各夷供報酋首部落住牧地方職又酌議吉能雖遣各夷供有納款情詞其貢獻馬匹表章事宜尚無詳據隨照宣大事體量處段紬四疋及針帒等物選差通事王堅牢兒李花等同各夷齎去吉能處宣諭 朝廷恩威軍門號令并責問雙山入犯之賊是否俺答未傳之先有無故為反覆變詐及譯審彼查有無識字人役每年作何進貢何樣表章取真正番文仍遣信夷前來聽赴軍門審

附題請今據原差通事王堅牢兒等押同夷使打兒漢小厮等前來譯審得酋首吉能等前項輸款情詞大約相同及將部下衆小頭目住牧邊外地方逐一令王堅牢兒等帶去識字開寫前來分枝給與手把木牌一面各令保靖邊界永遠不許侵犯等因看得套虜吉能等先後乞款情詞一時既屬真誠彼將應貢馬匹歲同俺答進貢東西一體似應俯從但彼所求於我中國者大約有四一謂乞免擣巢二謂遣放回降三謂開市買賣四謂歲時討賞雖其谿壑無窮

將來未厭而目前乞索止此數者而已職等竊謂彼
旣效順在我自無搆殺之理內外息兵 國家決無
小費之借但遣降開市二事無論別鎭之行與不行
在我西鎭則斷乎不當從也蓋本鎭沿邊城堡寄邇
腥膻初無界限出邊樵採日踐胡場一解兵革內外
極易交通詢之鎭人皆謂嘉靖三十年間開立馬市
行僅年餘强虜肆侮於市彼時莫敢誰何中間無知
小人貪圖厚利暗將熟鐵器物褁藏貨售以致二十
年來套虜轉弱爲强所向靡前至今鎭人進望易馬

廢城無不指爲眉弁前車既覆殷鑒宜懲其同鄉人口彼以宣大近日許令索還借爲口實事出遙傳遽難遐信但我耕牧樵採人等時被搶擄致我氓化爲異物草野聲屯日漸蕃衍正當及今歸正俾虜削弱以爲他日制馭之地若復要索意欲何爲況上天生物之心不可久逆竊人懷土之情所宜矜恤在彼得地繫戀之徒固難責其強來其於思鄉走回人口實難聽其復請縱有騎牽馬匹亦當給贍本人以上二事無容別議外合無俯順夷情共成貢議及照套虜

連年畏我兵威遠牧一二百里之外今聞罷兵相率臨邊時向各堡乞賞雖權時諭以聽候分處暫用酒食犒勞將來歲費不貲查得在鎮每年賞功止是取給收獲達馬一項今既禁絕此外再無下落合咨早爲題請議發等因備咨及將原來夷人打兒漢小厮與同通事王堅牢兒等解押到臣督同陝西總兵官呂經固原兵備道副使王宮用并標下中軍官白允中等再三譯審得本夷原係靖邊營軍餘本名馬天禄先年被虜收在吉能帳下頗見親信臣謂汝係中

國人。骨血在此生長。何忍背華向夷。彼謂有心歸來。彼亦以夷人稚弱故遣之但生男長女。俱在虜巢。亟不得便耳彼因感動泣下。遂不復夷語。臣謂俺答蒙　聖上天高地厚之恩。不殺其孫。以禮遣回。因此感激乞哀請和。汝古能何爲哉彼謂古能與俺答是一家見得　皇上不殺彼孫。也說　皇上恩重。若使我們子孫後來有投過南朝去的。　皇上一定也是放還。以此感激。也要投順求貢開市。臣謂貢事未奉　朝廷聖旨。誰敢輕議。今既要和。只是各守地方。嚴戒部落達子。永不犯邊。我這

裏禁約沿邊將士不去擣巢趕馬便是和了彼云吉能雖是達子語言不通心裏也甚明白進貢開市也只候　皇上聖旨若東邊准了一定也要求討若東邊不准也不敢强求只是如今部落達子都到吉能跟前講說近來達子家奸人好馬多半投順南朝去了今既和了不敢去搶我們都要往西邊搶罕剌去丟下老婆孩子在帳房只靠漢兒人使喚今聽見和了尖丫都要回去且如富貴家達子恩養得人住我們衆達子窮養人不住若還都去了我們自家看牛

看馬門也不敢出了。以此懇告吉能。遣我小廝來哀告太師。今後既和了。但有達子家投來的人口。乞就發回。臣謂汝吉能既要和。只好將節年搶去我這邊人口。逐一打發過來。方見他真心求和。如何又是這等說話。且這些人口。皆是我的赤子。如汝打兒漢小廝。貪戀虜中豢養。不思歸來便罷。若汝在虜中不得時。被他作踐。也必然想着汝父母。懸懸望歸。汝若脫走到邊。我邦執汝送還虜中。汝心中怨我不怨。彼又不覺蹙泚。俛首良久。臣因謂汝與吉能既求和。我也

依他一半。今後來降人口。審的是他真夷或收的西

邊番子。他有人來爪尋。連人連馬俱與他去。若審的

是我漢人男婦、決難與他。彼謂如此却好、只恐吉能

不依。臣謂不依也、由他、便是與他和不成了。臣又謂

吉能既說和了、如何歲裏又縱達子入犯、彼謂土戶

只家一枝、當時還不曾傳到、所以無。知犯法、臣謂汝

達子家無法度無信行、這遭便推說不知、若後來再

有這等的、又推說不知、却如何處、彼謂今已將沿邊

住牧達子姓名抄到太師處了、以後但有犯的、太師

傳諭吉能、決然不肯饒他、達子家只趕了他牛羊馬匹。一家兒都餓死了。甚是利害。臣謂以後且不論汝傳語吉能、若是眞心求和、先將去冬搶去人畜、叫土戶只家一一送回、方見是眞心求和、這便和的長遠彼謂太師都說的是、我一一對吉能說、依與不依在他、隨將本夷量行犒賞、令原差通事押回該鎮省發回巢外、其進貢一節、關係國體大計、既該宣大督臣主議應否准貢、 皇上自有神斷、臣等不敢輕議、至於開市貿賣、先年覆轍猶存、殷鑒不遠、非但該鎮鎮

巡以爲難行民間三尺之童皆知不可再誤即據扛
兒漢小厮之言虜亦知其難成相持觀望未有固必
之意惟遣降一事乃其切心而臣與各鎮所見大畧
相同俱已善詞諭遣無容別議外但臣等所慮不在
目前而在他日不在貢議之成與不成而在套虜之
隱禍可憂也等因會稿到臣謹會議照事有跡雖相
因而其情實不相侔者伏機隱禍往往潛蓄其中而
不覺比至覺而後辯之即機事已去而爲謀亦晩矣
故智貴賭於未萌事當愼於圖始今北虜俺酋與套

虜吉能一時乞哀請和、此所謂跡雖相因、而情實不相侔者也。請為 皇上敬陳之、蓋戎狄之類、各自稱雄、原不相下、頃者俺酋之孫、束身來歸、誠慕我中國有 聖人在上耳、然俺酋自分頻年侵擾、罪惡滔天意謂 朝廷不拘繫之、必且赫然震怒、戮之塞上矣已而蒙我 皇上廓天地之仁、寬斧鉞之誅、特降綸音、諭遣還巢、所以俺酋性雖冥頑、感 皇上放麑之恩、出自望外、傾心向化、固其所也、彼吉能者果何為而亦求內附哉、臣等竊嘗詢之邊人、咸以為套虜

枝數雖多，生齒實寡，大小控弦，不滿三萬，故雖頻年入犯，其勢頗不甚張，非借兵俺酋，不敢大舉深入，邇年銳意西掠番回，非止貪其貨賄，利其生畜，實欲吞併其衆，自增羽翼，包藏禍心，殆不可測，節據甘肅塘報海上諸番，多被收服，近日通事王堅牢兒等，來自虜中，親見尾剌頭目數輩環侍左右，則黨類亦已漸盛，而彼中未服之衆尚多，故其西掠之志未已，獨以巢穴在此，時被我兵出擣，有所牵制，不得盡力於西耳，故一聞俺酋約和之語，因就其計，欣然樂從，

大虜不掠中國，必先掠西番，而後東，俺酋亦每每借套部以西行也

且首以乞禁擣巢趕馬爲請此其匪茹之情大可見矣近據寧夏總兵官牛秉忠報稱着力兎等馳至平虜城睹門答話云既已講和老小在套中切莫驚動說畢即往西去訖又該甘肅巡撫王輪皆稱南北兩山火光相映察其形勢似是套虜西來之狀即此則嘉靖少古紫填伐西海至虜其全部以歸居之賀蘭山後虜已恣意西方不復内顧一二年間延寧諸鎮可保無虞但收番既畢合併而來控弦之虜必將數倍於往時由是聲勢轉強猛鷙愈甚不假外求自有餘力然後聯絡大舉恣其狂逞即恐全陝邊腹諸郡更無

寧宇之所寔此臣等所謂伏機隱禍潛蓄其中者也是可不爲之寒心哉臣等竊閉揚於憂患而忽於小康人之情也如果一二年間弓矢韜而不用士馬飽而莫試豈惟將士驕惰狃於晏安即恐好事之人倡爲奇特之論以爲某兵宜罷請於 上以罷之某防宜撤請於 上以撤之務爲撙節愛養之名遂忘衣袽苞桑之戒則鮮有不敗乃公事者矣至於通貢開市自關國家大計非封疆之臣所敢輕議但此聲已傳虜日環聚邊外乞討示下犬羊皆利于求無厭最

難驅遣少失機宜禍亂立見況荒凉絕塞百物不生軍士月糧未足糊口甘言虛遣終非事體剝軍啗虜猶剜肉飼虎外患未弭內變將作其機甚危不可不慮伏乞　勑下兵部早爲查議一面行臣等嚴督各鎭大小文武將吏乘此㐲服早圖安攘仍乞將原議進貢開市等件　勑下廷臣從長集議早定大計如宜俯順夷情或暫准進貢以納其歸款之誠禁絕開市以杜其叩邊之擾如以虜情變詐難於曲徇仍行宜大督臣再遣的當人員宣諭俺酋吉能若果效順

情真堅守盟誓約以三年之內嚴束部落一騎不敢
犯邊自東徂西內外寧謐聽各鎮督撫等官據實會
奏特加　恩賚併准貢市以酬其勞如或不聽約束
侵擾如故前項千請一切停罷仍行各邊擣巢趕馬
照舊施行其各鎮撫賞錢糧應否照先年事例須給
將銀或照宣府撫賞李家莊屬夷暫許於各月官軍
臨倉扣除還官銀內動支併賜裁允以便遵行如此
庶　廟謨一定而戎心自安內治不疎而邊圉彌固
矣

延鎮圖序　延綏圖志

按鎮禹貢爲綏服之地春秋以降爲九原上郡秦逐匈奴樹榆爲塞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爲三十四縣歷代相傳虜寇竊據互有得失　國朝扒掃羶風復帝王故有之土宇徹東勝守延綏緣邊爲十有八寨控制朔方於是北虜遯踰陰山不敢南下飲馬於河蓋唐築三城之後所未有也逮正統末年宦豎稱兵土木搆禍也先始乘間竊發驅其種落入逐水

草便善伏處套中而我寨兵亦懈弗守虜得迭出迭入由是大河以南駸駸多胡馬之跡矣先是守臣奏即榆林爲塞設守以復　國初諸寨之舊乃始置定邊舊安邊甎井水地灣高家波羅次置平夷新城懷遠鎮羗清水栢林威武清平鎮靖諸堡而罷塞門安定克戎麻葉河白洛臥牛筆架大兎鶻土門東村府谷諸兵合之爲寨二十有四後增置魚河把都永濟三山響水建安寧塞新安邊石澇池新興雙山歸德神木永興饒陽水木瓜園常樂鹽場大栢油黃甫川

諸堡。而罷甎井魚兒河虎都伯顏拜堂兒柳樹會神木水地灣平夷諸兵。合之爲寨三十有五。嘉靖隆慶間。再增柳樹澗保寧並復甎井磨亭。又再撤永濟入柳樹澗守之。今爲城寨三十有八。然後邊防始備。識者謂無遺策。稱雄鎮焉。然前代控制之跡。與今疆域畢竟棄東勝守延綏爲非策也南北頗爲遼邈。如唐受降三城中。去鎮殆千餘里。東西相距內地。各不下數百里。其戍守宜若難矣。攷其時卒不踰二萬。馬未及半。視我乘塞之衆。其勞逸縻省。何啻相倍。則謀 國建策之士。於斯鎮之形。猶不能

無脣舌焉。蓋有以也。竊嘗疑之。當我 國家疆理之始。出遐入幽。鴻纖無外。以奄內數千里之廣。前人已試之效。即連城而郡縣之。夫豈不可。顧東勝之外無聞矣。此其深謀遠慮。不貽天下以無窮之害。詎好大喜爭。區區較尺寸之利者所能少窺於萬一哉。嗟乎蒼梧塗山。舜禹恆下。窮邊大漠。秦漢勞師。觀於帝王得失之際。尤足爲千古之大戒矣。予撫治之踰年。爲隆慶辛未。會酋長吉能慕我中國 聖人。率其族凡三十一種。與其衆數萬。厥角韓門。解辮請質。予既爲

表聞於
上因譯別其部牧謂宜有紀以彰一代文
德之盛而又慮夫外寧內憂我之自治或疏也暇乃
聚米山川梗槩其說用佐輿圖所不及而並以此冠
之庶幾後之觀者知吾不可忘有事云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八十三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上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李　雯舒章
崔子忠道毋參閱

姜鳳阿集

議　　　　姜寶

驛傳議　川湖交界水驛

此議有關水驛凡閘處閘多有下瀨之處雖不及峽中上水之難不減也皆宜倣此行之

川中事例。凡遞運所官船。以江水汛急。下而難于上也。故每所得倒換而轉。與我江南例可以久乘坐而

長川行駕者不同、緣本省舊規已定、不敢有所從違、以本省之驛傳道、可以彈壓之爾、惟夔州府與荊州府、係川湖兩省交界、夔州所官船使客乘坐而下峽也、荊州府所屬歸州所船不依川省例、不來上水迎接、即過渠本地、渠本地亦不來候替、而使客者每每亦乘坐順流東去、不復停泊以候替、時又無可以彈壓之者、於是船每每以水逆而去遠、力不易于牽挽而船夫往往逃、船隻往往朽壞、錢粮無從措辦、而川人之受困、始亦無從控訴矣、余督學時、偶帶管驛傳

兩月惻然有此深念曾具文撫按兩臺煩關行楚中之兩臺彼此著爲定議此往而彼來一如川中每所倒換例歸州之來替與夔州之得替彼不甚病而我甚便乃兩利而俱全之一法也倘使客以順流東去爲快而不復有所顧惜於其間則請疏具題得指名參論之榜示通津務相省諭蓋即停泊一兩日以俟候替于行者不甚妨而返還者則甚蒙濟亦何不可之有愚見如此當時兩臺者皆憚其會議煩難尤憚于會疏之恐有窒礙也遂寢閣而予亦遂歲考川北

於川北即聞報轉官也而遂去迄今猶恨前議之不獲申不知此後川湖兩省其事規果何如余以爲此雖一事苟關係地方利病則凡長民者皆所當留念而不可忽也故既去猶議而筆之於策將使後來者有攷焉

## 茶法議　蜀茶

四川之茶自巴州通江南江等處買者賣于松潘與腹裏地方自巫山建始等處買者賣于黎雅烏思藏地方巴州通江南江等處茶引本州縣截一角江油

聽茶法道委官盤驗截一角、松潘截一角、然後發賣
巫山建始等處茶引夔州府截一角、嘉定州截一角、
雅州截一角、碉門茶馬司盤驗瀘州盤驗泊盤于河
下聽茶法道委官盤驗稱掣至黎州截一角、然後發
賣、其從來事規然也。松潘與腹裏所賣茶價賤而利
輕。黎雅烏思藏地方。價貴而利重。蓋由松潘番人倚
而賚于茶也不甚急。黎雅烏思藏等處西南夷、其飲
食乳酪脂膩物。頗富後。而毎嘗以茶為命、茶所以貴
奸商有告討松潘茶至黎雅賣者。有告不准而私自

往彼販賣者。其原皆由地方武職等官貪利而不畏法。相與勾引而容縱之。而黎雅守備爲尤甚。茶法道覺察不周。撫按官禁治不嚴。巡茶御史又遠不能知。茶馬地兼添弱洮河 或公聽而私容。或又增引以至千萬。往往以爲泛常。至于婁所兼能坐見 而付之于不足愛惜。於是番夷不仰我爲命。而輕易于犯我。邊患或從是始。是則茶禁不嚴之過也。今惟嚴爲之禁。告討往彼發賣。不准。告增茶引。不准。私販有禁。武職等官勾引而容縱有禁。前此增引革如例。守備等官容縱有實跡者參奏處治如律。如此邊夷

狀畏我乎。此關朝廷之威令。所以行於西南夷。蓋所繫甚大。不但爲茶法一事利弊所當興革之小小者。因有關故著爲議如此。

## 鹽法議　　鹽井課額

川鹽出于井。井皆鑿石而成。其爲工力煩巨矣。而井有大小。大井課重而利多。始亦不甚爲累。自大井爲水淹浸也。於是水淡而鹽利少。其淡甚。水遂煎不成鹽矣。灶戶以負課往往逃。灶戶逃則課益負。額益虧。於是川之鹽政始敝。後設爲法。大井坍者。水淹浸者。

令灶戶開小井以補課額。止令補課額可也。乃或于小井另徵課。民戶有私開小井者。量令幇大井所虧課之一二亦可也。乃或又重徵其私井課。夫其另徵課與重徵課也。謂可以溢額而然。不知灶戶以另徵課也。不利于開小井。寧負課而仍前逃。民戶以重徵課也。以失利于私開小井。即開者亦往往塡塞而寢閣。由是課愈虧而川之塩政益敝矣。後有一公建議大小井塩均令報官發賣。每塩百斤。給票徵銀六分。輸官以抵課。通融積筭。亦自謂可以溢額。不知發斆

發賣，若官自爲市，然煩且勞，旣非體報賣之際無從而一一稽察之，勾考之，勞且擾，不勝弊，又爲非策，莫一賣數不乞，非求溢額，反虧額數，愚以爲天下之利，始歸于下，終乃可歸于上，凡事皆然，而鹽法其一也嘗見川人鑿井架木爲梁，而置鎚于索，求懸舁從高下鑿石，鑿而碎也，輒取去，去輒又鑿，其爲力蓋甚艱鑿井不時步貴恐不知水脈者鑿而得泉必衆上人不予以利，勸使鑿，猶非所樂爲，況又另徵重徵原潮亦時有誤鑿者中人之產遂費矣以相困，是趨之逃，坐令填塞而寢閣爾於鹽政焉攸濟，今第令大井坍者水渰浸者，淤灶戶開小井以補

課不足則容令報民戶私開小井者量爲補所虧課一二要在不虧額而已而不必求溢額灶戶與民戶（推滷之利甚大其進亦宜如是耳）兩皆不失利而後公家可望足額人情然也嘗以此告之鹽法公此公以爲書生言無能有所裨補漫不應故復筆之將以告夫後之司權者

議興伊洛水田（伊落水田）

河南本有水利可以興水田古之人蓋嘗爲之矣如大陽三渠去府城南十里而近分洛水以溉田者宜利渠去永寧縣南三里而近又有新興萬簡等渠皆

亦分洛水以溉田者，伊陽渠去嵩縣東十里而近，永寧渠去嵩縣南六里而近，又有鳴皐、順陽、濟民等渠，皆分伊水以溉田者，而盧氏縣之東澗水，則嘗析而爲渠，流入于城中，以灌蔬圃者也，可以灌蔬圃，則亦可以灌田，興水田之利矣，至于伊洛瀍澗，載在經史，流經府城外，夏秋間每泛溢而東者，寧不可以隄障之，車戽而耕種爲水田乎，予嘗舉其說以告東溆孫公，公言不可，（北人每如此）蓋其人習于種旱穀，憚于胼手胝足之勞，而又不諳埂塍之制，不慣于栽插耘耔之方術也

聞永寧嵩縣亦已有水田其民頗稱饒裕予方欲募召能作水田之人於我蘇松及永寧嵩縣之已有成效者以分教乎凡伊洛三川之民興秔稻之利于此一方而惜乎不久即遷官去八閩矣洛民每苦糧重疏欲與汝南道丈地而均糧格不行予嘗為之請輕折而方伯公靳不許每嘆之倘水田之利成每畝可收穀三四鍾其每畝所上糧一斗比之我蘇松猶為輕則爾即不盡水田也以水田與不水田相叅錯為輕重數年以後歲稍多收民間或有稍致饒裕如永

寧嵩縣也粮則稍重於輸將不爲難亦何至強聒于人前仰人鼻息而不蒙一許可也歟予請輕折而不得欲與水田以利其民而以轉官去不獲遂予心又以其大夫士亦安於故常而不樂爲此也每每又歎之且去且著爲議以告後來者

議防倭　閩粵防倭

倭之來在海或仗我中國人爲舶主比登陸則又仗我中國人爲地主葢倭以剽刼我中國人爲利而我中國奸人則往往以得主倭爲利直浙皆然閩爲甚

閩之泉漳尤甚。禦之之法、莫善于洪武初湯信國海上之經略。其法自遼東山東直浙閩廣、凡沿海要害處、或置行都司以備倭爲名、而閩之五水寨、尤石畫也、廢不之講久矣、嘉靖癸亥甲子間、二華譚公來開府、提督軍務與摠兵戚南塘共訪求信國之遺蹟修復之。西爲烽火門寨、在福寧州寧德縣地方。與浙之溫台接壤。次西爲小埕。在羅源連江長樂三縣地方、又次爲南日山、在福清縣鎮東衛與化府地方。次東爲浯嶼、在泉州府永寧衛同安縣地方。見東南爲銅

山寨。在漳州府漳浦縣鎮海衛及玄鍾地方。彼此犄界而接哨。又防之於海之外。是亦爲策之善者也。漳之月港、向爲倭奴窟宂今改設海澄縣、于防禦亦爲得策矣、第從此更東南則廣東界。而閩廣交界之所爲南澳。澳中有柘林。有金嶼。有臘嶼。有虎嶼。有石獅頭嶼。有雞母澳。有宰猪澳。有龍眼沙澳。有雲蓋寺澳有清澳。有深澳。又有許朝光新舊城山嶼。在大海洋少人屯聚。地甚遼濶。而又有險可據。近年海賊吳平曾據以叛、造居室、起敵樓于娘娘宮澳口之前後、泊

蒙衝巨艦于澳前深處我師攻之不克賴戚將軍竭謀悉力僅能驅逐之于廣海而其地未聞有所以經略他時倭復來與我內地賊互相結而盤據為閩廣間腹心肘腋患此不可不逆慮謂當于五水寨之外於此更設一鎮即其所為新舊城所為官室敵樓增置而修葺分兵命將戍守之地可以耕海亦可以漁即可省兵餉之四五或即召募土著統之以能將為防海永遠計亦一策也又若防海者以三四五月為大汛九十月為小汛而防之以其時防當如五寨于

海之外不當于陸于陸斯無策矣禦倭之船當高大（此等俱少保論之極詳要不出此技術）高大則我能衝壓彼彼舟小不能當我也我之長技在火器在長兵在筅筅居前而夾用長兵火器斯爲善用長技者矣譚戚二公敗之于仙遊驅出其巢穴諸藏之于廣東之界上用此法也濟倭之人在士夫家之門幹在我學校中一二無恥生亦或利倭之來相與將迎而羽翼之如所謂程新所謂朱照識者則軍門既嘗正法而予亦嘗黜革其一二示警戒矣是在後來者加之意時做循故事振飭焉海氛庶可遂

息乎、

議勦除山寇　　汀漳山寇

福建之山寇、汀漳爲多、阻山中險隘爲巢穴、猖剽劫民間者以爲叛、倚近寨諸奸狡爲耳目、而我學校中（海寇撫剿與山賊無內土無）一二無恥生時爲之謀主羽翼（能爲尹）挾以取重于有司、因之以爲利、其積漸非一日矣、前時將官不能兵不諳曉諸險隘道路之迂曲、兵每不敢進、而坐視其剽劫之四出、竟莫敢誰何也、有司者率、惟怯畏首尾、惟奸（邊將婦虜有司喻賊可惧之事）人言是惑、每與之私講解贈貽之請無犯所屬地以

爲信余廉得汀生陳某者慣通賊爲不才有司所藉賴輿以苟免其地方之失事予欲行黜也乃爲之祈免再且三予不可竟黜之又廉得漳生曹某者許爲縣招賊首賊首要利不遂誤其縣官魏某者被禍於土樓予亦欲行黜而海道公以守延平時喜兩生能曉暢賊情力爲解余重違其意姑華廩待悛改既又結納南贑軍門借軍功檄予收復也予亦竟黜之我軍門南明汪公與總鎮南塘戚公共議勦汀漳巨寇藍松山等治近寨諸奸狡爲賊耳目者抵于法而無

恥生予又屢行黜無與主其謀者矣勢且孤兵可進其時也於是募知山中險隘者爲向導檄參將王如龍等引兵三面進圍困之賊既不得出末由以因粮于我又無有爲之耳目羽翼者我日攄營進日逼近其巢究以守之固賊欲遁而不能於是日飢困多死者凡兩月餘千人中招而出者强半矣死者又三之二其不降被殺者賊首以下百餘爾剖其腹腹多艸乃知賊已根盡而坐困如此也夫山寇據險隘以爲固則我不能入而攻而我奸狡人無恥生爲之耳目

羽翼則彼固便于出而掠司防禦者所以袖手無策。而不才有司往往與之私講觧與苟免以無事其弊坐此爾今奸狡人正法矣無恥生相繼黜矣孰知山恐蚴之尚可通賊詠之為害隘道路者多應募為我用矣我植營而進堅壁而守之以坐待其困憊彼所蓄貯糧曾不能以歲月計所今流寇之在山中者聞亦有人為之接濟不亦不恐不為終日之計者屯聚之衆本烏合不堪驅以戰彼不能出而掠則無何能支撑數月也從得食而我既可以入而攻則彼勢自窘我不輕逞輒發致犯其困獸之鬪則彼有鼠奴穴中而已聞陽明先生昔勦平南贛山寇及有事於廣西之兩江八

寨、嘗用此法以取勝。固知千古破山寇之法當不出此。汪公戚公始亦倣而善用之歟。抑猶有說焉、奸狡人爲賊耳目者、在軍門揔鎮能正法、而學按無耻生、我學使則僅僅能黜革而已、陳某者以被黜尚來省應武舉、又若曹某者以被黜而卒從海賊吳平、此非不才有司知而猶起文送之、海道公溺其言猶愛之爲之蔽護致然哉。愚以爲除惡務本、是則軍門揔鎮之事也、而設縣張官、撫且治于賊巢之傍、近賊平之後、事有不容緩者、聞東西洋地方業已有成議請于

朝是又在軍門主持終成之蓋設方畧以勦除賊使前賊不能爲患設縣治以控扼險要使後賊不能不生發是皆保安一方所以爲萬全之謀千百年之長慮也聞陽明先生用兵平賊後亦往往請設縣與學校爲善後計是亦往蹟之可尋者予故併著于議將以告夫後來者云

## 漕河議

涂湖修撰

江南水利當以漕河爲先漕河當以鎭江之丹徒丹陽爲先丹陽丹徒其地形比常州之武進數尺而高

武進比無錫蘇州又數尺而高地形高則水易流洩
而涸其涸也于冬春間爲尤甚當修復呂城奔牛閘
壩爲先呂城原建石閘一座奔牛原建石閘二座閘
兩傍各有壩以備盤剝粮船官船由閘而民船由壩
盤剝也此專爲通運而設蓋從來然矣由奔牛呂城
西至京口亘百六十里而長即閘壩修復而閉閉或
久旱河流枯梗也當預蓄練河之水以待放閘而濟
運爲先在丹陽者爲下湖在丹徒丹陽閘者爲上湖
各週四十餘里而廣仰受長山高驪山諸水滙而爲

湖上下湖各設三閘以蓄洩而灌注夏秋戽以溉田冬春放以濟運載在縣志蓋亦從來然矣後因湖佃成田而難于查奪也佃田之家私放湖水冀免渰沒而利于種作也又漁戶私開涵洞爲水門張網以取魚也而本縣水利官力或不能禁治於是湖遂歲歲涸湖歲歲涸則運河無可以濟兼以運船空回者與官船不時來往者通閘而行不許閉閘則閘規不復可施又兼以呂城係鎮江屬奔牛係常州屬各分彼此無有爲之總理者於是兩閘壩日就廢弛而河非

今承遺之□利之而一行不終歲之利天下事

恆雨則不得積水而通流即每歲勞民挑濬其地形往往然也終是高河水終易流洩而涸即今雖已經挑濬而運道猶艱阻如故加以天不雨者八閱月而久運船淺閣于平地則促小船小車剝載糧米起水車各港浜耳水以求濟不濟則又起夫拽船兩岸若陸地行舟者然戞戞乎難矣蓋自漕臺去此數百里而遠不能知其故而惟每歲以挑濬一節責成于有司有司者畏漕臺之叅論而亦惟每歲一挑濬以塞責畏運軍掯回船而東與官船之去而西來而東者情奪而勢

禁。而每歲不復奉閘規行事。又或以佃湖租爲利。以查奪湖田爲足以招怨而生謗也。漫不經心者有之。欲施恩小民而日復增佃者亦有之。湖灘由此遂多請佃。湖底由此遂可揚塵。運河之淺阻。遂爲故常。而付之于莫可如何。此因循日久所致。或明知其故而不一留意于經理者。乃其積習然矣。在武進又有孟瀆一河。外通江。內資溉。并利于舟楫來往也。姑勿論所論以放運船空回者官船來往者于冬春閒。而專事呂城奔牛閘壩得以閉閘而蓄水。即北去已承光

運船。乘風潮之便。時一由此出江。與呂城奔牛運河兩利而俱存焉。亦未爲不可也。獨河庄一帶民貧、力不能任此。彼府縣有司者。又未肯任勞、爲國家興此無窮之利、聞江陰之夏港、利于江船、由彼收泊、而惟恐孟瀆河開、則河庄一帶、將來或分奪其利也、多方行貨以搖官府、官府中人多爲之左右其說、以贊鼓而熒惑、而鄉士大夫又多以因田起夫爲不便、於是其議屢興而屢寢焉、識者蓋往往歎之、聞近時嘗估計欲開此河矣、估銀約四萬餘兩、以工費浩穰而中

止㓕惟事關國運凡有糧運地方均當協助何疑又開漕臺批發挑河銀于丹徒丹陽歲計六七千金而武進秋糧內有修河銀後編內有淘河夫銀錢糧又未開鉠乏誠爲國家與大役以利久遠似難惜此勞費是在地方上下司相與公心定議協力求濟而已矣除各糧運地方及常州府所屬他縣協助外即轉發丹徒丹陽河工銀六七千金于彼召募即令丹徒丹陽百姓亦量于被幇工費一年而省漕臺年年六七千金之批發勞一年而省我百姓年年濬河之勞。

亦事體所甚便。人心所樂從也。況武進係本地方。而河庄一帶沿河五十里居民。又均受通舟樺溉田畝之利。其有也。今欲固湖隄莫若栽植蘆柳于隄下。蘆傍隄栽三四丈濶。蘆茂則可以禦風水。隄可障。柳沿隄須栽成行柳茂則根入于土。隄可固。在西南一面尤所當首加意。湖中之地間可許栽蘆。蘆所葦佃田內下田水深成蘆。難不利。湖水滿。上田土高而水淺即湖水滿亦不深。於蘆性最相宜。故許民間栽蘆者上田可也。下田不可也。柳植隄岸兩傍。隨人田畝爲

界止亦隨人自栽自採所應伐之遠揚庶幾民間肯自盡心力而不煩官長嚴督故蘆柳之利屬之民可也屬之官不可也往時課取魚利於網戶而縱令湖水得自私所以有放水張魚之時而官不禁官取魚利而湖水得私放不禁也所以乘湖水之涸又有剷取艸皮之時而官不知今魚利既不輸官租湖中之水艸又恣民自取民猶不奉官長約束私放水張魚私剷取艸皮致湖水涸而國運妨濟也則難以辭罪罰於官矣蘆成而計畝徵課可少裨過客之供應勝

于取魚利爲多。柳成陰而行者蒙蔭。隄亦永不壞也。爲今之計。惟擬葺丹陽新開湖田。有妨水道者。而務蓄湖水令滿以待濟運。修復呂城奔牛兩閘壩以啓閉。而賫盤剝于丹陽運河。通金壇名七里橋地方。橋傍原有閘基。與京口閘各以時下板。以防走泄于今年運完之日。卽議開孟瀆河以放運。回空船及官船之來去者。於冬春間或遇東南風便。卽乘閘一放。已承兌糧船北去。每年不出正月終或二月中旬。卽可保運船盡過江以北矣。其丹徒有山厓易于崩塌。丹

陽有沙土易于淤塞去處則兩三年一撈淺可也丹陽之在城市河狹而難廣沙而易淤者三四里許即開挑亦不得通利此則當疏濬西南閘外一帶堅土城濠令廣且深而於此通運可也倘慮及呂城奔牛係于兩府所屬事體不得歸一不免以推諉誤事則請令鎮江水利官帶管奔牛閘壩于冬春閘可也倘慮及孟河冬春閘水高于江易淺而難蓄則于江口建一大石閘如京口閘可也倘又慮及丹陽之佃湖田者橫生謗議或陰有撓阻于共開則丹徒丹陽共

荒弃地有萬頃洋焉許令改佃于彼以息怨尸亦可
也近題東南水利專委南臺侍御而運河則仍屬之
漕臺漕臺不得巡歷地方恐文移往來動有稽誤中
間有當題請處謂宜題請行之庶永永可以遵行民
生國計亦永永可稱便益

記

鎮江府奉 旨增造閘座記 鎮江增造閘座

我鎮江府丹徒丹陽兩縣所通舟之河為漕河河絡
東南運道只地形高于常蘇不啻三四五尺每冬月

水輒東西瀉西以江湖冬枯則瀉而西入于江常蘇霜降水落也則又瀉而東下如建瓴然西下京口閘之板謂可防水西走矣東注則無可奈何以漕舟之艱于行也往往議挑河兩縣河身亘長百五六十里不問河流淺深率多爲壩以戽水河淺深不一又亘長難于水之去此挑未及半而漕舟首尾相啣至輒又停工以放運水既戽去時則又難于來每年循習如此國計民生兩有妨所司每相襲爲故常狗工吏及營求督工員役之言徧開挑圖抵塞而不知往蹟

黄河之難于

究工亦以此

之有可議、由來玩弛又如此。萬曆某年前撫臺龍渠郭公民極謬採及蒭蕘、具疏得請、於是量地遠近、添造丹徒之大犢山、丹陽之黃泥壩、與陵口先所造凡三閘、各委官設夫以司啓閉、議如誌書所載、每年蓄練湖之水以濟運淺、當撩濬者、如丹徒之夾岡猪婆灘、丹陽之黃泥壩陵口青陽等處、兩三年間或一修舉、部議著爲令甲、永不許大開河爲民病、予嘗統論我鎭江諸閘由運河直達者七、丹徒自京口閘南閘、東至于大犢山所增造閘凡三、丹陽自呂城閘、陵口

閘尹公橋閘西達於黃泥壩所增造閘凡四丹徒傷出而臨江爲新建閘爲丹徒鎮閘閘凡二丹陽麥舟橋南去金壇者閘凡一與夫呂城鎮青龍橋外一壩皆防其水之去丹陽之支河則陳家橋太平河口閘凡二皆藉其水之來是於歲漕計所並宜究心者也又嘗籌之黃泥壩所新造其初南實而北虛虛則裂頹且崩矣後即改而爲今他閘得無有似之者乎法當審核而實其虛前此陵口閘出在水面者徒取閘形具而中兩傍不如式板不得入於函其下益有漏

危焉後即亦改而為以督理匪人也雖保一無瑕而全然堅并他閘得無亦似之乎法當審核而堅其瑕呂城鎮閘與武進縣奔牛鎮之上下閘底初均平後來武進之新閘廢而拆為書院石料也冬月下消減奔牛兩閘底遂高漕舟並稱不便常飛守龍峰穆公煒是予言亟深兩閘底水瀉去而我呂城閘底愈高無已姑且于其傍近別造一小閘以通運然終非長便計也法當如奔牛上下閘底如本鎮小閘底深其底之高諸閘之啓閉冬月不可不如期貫顯人每乘

舟來不如期而輙啓板板不可不如期啓也則怒而（河例有禁牌然故事也）責及守者甚則攜板去投而弃于江往往以勢逞所司不敢呵問也不知嘗奉　嚴旨閘規不可不守是所當理諭而力阻也守閘諸員役私通徇不知有官法而輙擅放行往往以賄啓以私情啓所司或不能盡知也閘禁不可不嚴是所當密察而深懲也丹徒之新建閘丹徒鎮閘既放漕舟難徒開弊竇謂當遂塞之可也丹陽麥舟橋水西走金壇之漏卮也陳家橋太平河口二閘兩河各亘長四五十里蓄其水可

以濟河水之不足。是三閘者並所當冬閉而春啓者也。呂城鎮青龍橋外一壩、虞水南走而洩於呂瀆河故當築。然民間通舟楫資灌溉之要區也。嘗得請于都水使而開不可遂築塞。是亦所當冬築而春開者也。他如蓄湖水惟謹。俾湖水涓滴皆河有。束河水惟謹俾河水涓滴皆漕用。吏胥之言不可惑、河水不必全厚、河亦不必全挑也。則府謀臺疏、與部覆備矣。余無庸於言、

送西溪劉貳守同知長蘆運司序　盐運

本旨用達其才而反覆發此名論宋大家得意之文也

吏有不宜於俗而埒乎命之爲俗吏也官雖遷而不爲榮職有不便于冗而庤乎授之以冗職也秩雖增而不必賀何也才固有所不相近而情固有所不樂爲者若今西溪劉君自我郡貳守而同知長蘆運司是也夫郡貳清望盐運冗司劉君賢者而財課能職也古昔興利之事俗吏之所能而儒臣長者之所不能盐鐵榷酤之論桑孔以爲便而賢良文學以爲不便今舍清望而就冗司以賢者而任能職是俗吏之

所能而責儒臣長者以必能桑孔之所便而亦欲賢良文學以爲便也名雖遷而實若左人情或以爲舊而于君必有所不樂矣乃金壇尹趙君徵予文以贈君之行而欲爲君榮且賀焉何也曰此殆國家用人之深意而人或未之察也惟王論道宰兼公孤者始得坐于其側而上下其議論以啓王心此乃當國大賢之職任也然而邦之財用貨賄之出入其多寡盈縮之數惟宰得以知之其均節制用之柄惟宰得以操之其以式法授于其屬而會計其歲月日時之成

亦惟宰得以詔王而廢置之是固非宰之所當爲。而亦未嘗不兼爲也。後世善理財者。其勾稽出納之任亦往往不用吏胥而用知禮義士人爲之此亦豈士人之所當爲也哉。良以財賦不由宰相則利權散出。而耗蠹之害滋出納不用士人則弊孔不開而乾沒之患起是以古者大而爲邦國之財。小而爲有司出納之財。上自論道之相。下至於知禮義之士。人皆不問其才之相近。與其情之樂爲與否。而凡俗吏冗職之所宜爲。盡舉而畀諸其身。反若不量其才。不察其

情病之以其所不能。而强之以其所不欲。此其意蓋惟潔然不少緇于利者。夫然後可以統一利權而塞其弊孔之所在。其于用人之際。蓋有深意焉運司以塩爲課。關國家財用貢賦之大計。而出納勾稽之數。亦與存焉是非眞能論道。眞知禮義之人。殆難以潔然不緇于利。而我劉君之爲郡貳守也。攝行郡事者一。下行邑事者二。皆未嘗有一錢持歸。而去之日如始至。君可謂不少緇于利矣。又其以士人之身而行且有論道之責。則難以俗吏冗職之所宜爲。而一舉

以煩諸君。君固不當以其才之不相近情之有不樂為。而有所辭遜退避於其間也。況長蘆為古與鹽首地。郊廟祭祀。宮府膳羞。百官廪餼之用。於此焉出。既非他運司比。而敬戒從事。使其上供之物。無一不富而且精。又非君莫之能為。然則君之才固無不相近者。而其情亦豈有不樂哉。是可為君榮且賀矣。雖然是又有所當勉。予將於君之行而有望焉。儒者經濟學術。要在興與革利弊。為國家效實用而行已志非一切可以苟然而已也。淮鹽之價高于天下。視長蘆不

營三四五倍。又彼此相望。水道可通。若因漕舟之便用宋人轉搬法。而以滄鹽通之于淮。則兩相適均。我公家固可不煩費而坐增數十萬國課矣。此其利之當興者也。滄州置司。與京師密邇。而豪右便于請托。故嘗有鬻賣之弊。地當南北往來之衝。而往者權璫使經其處。動以道路費爲請。故又嘗有奏給之弊。鬻賣于豪右。則商中日少。而課日就損。其害也在國。奏給于宦豎。則橫取于北。爭售于南。商病而民亦擾矣。其害也在民。此則其弊之當革者也。夫此一利二弊

者固皆儒生經濟之學所當講求而不但爲倅吏冗職之所宜爲然而我國家分地有拘不得互相貴買非敢于破格開請則雖有大利而不得與而權豪積貿從來已久乖忤一萌輒有奇中非敢于爲國斂怨則雖目睹其弊而亦莫可救解也然則是說也人以爲難而莫之能行久矣君今爲國家摠利權于一方而方且求塞其弊孔之所在是三者乃其鹽政之大者也請君勿以爲難而竭其才致其情以爲之毋徒諉曰吾於此本不相近且亦不樂爲也吾但能潔然

不少緇于利而敬戒從事焉則吾事畢矣是余有望于君而亦君之所當勉于將來者也

送少江桂君之任漳州序　漳州郡守

知六休兼有方米歐陽永叔之文也

福建之漳州爲郡濱海我東南頻年有海夷之患疑漳之海濱人實左右之維今年春　朝廷以漳守缺難其人命予同年友成都桂君自武選郎往知其府事蓋選而任君也予因送君而謂之曰漳故名郡其民皆　天子齊民乃獨以濱海故蒙不避之疑于人予爲漳之人恥之太守與民誼均一體使其民以疑

而蒙恥。何以稱守賢。余又爲太守恥之。雖然徒恥之不可也。聞漳之濱海人。利商舶。輕遠遊。其出也每多齎而後返。故人以多齎而返也。而疑于其所從來。其居者悍强。號稱易訟而難治。訟或有不勝。吏下之獄則往往越獄而入於海。故人又以嘗越獄而入于海也。而疑於其所從往。若然者。蓋亦有一二可疑之端矣。然未必實有之。其在濱海之人。容或有然者。然亦未必漳之人之盡然也。又聞其人以濱海故。頗知海道之遠近夷險。其海濱業漁之人。時往來海上。得見

夫游島中人習熟其說怪惡劣之名狀而其刀鏢弩矢機發火攻之技又一一能當其所長而無懾於畏避故知漳人之足以制此寇也當不在廣西兵與永保諸土兵下第患無豪傑者相與倡率之以效用於朝廷爾夫漳人不惟不眞與寇通乃其所長且又足以制寇若此予固爲其人恥之爲其太守恥之而於心則終有不甘焉其說蓋莫若求自效而謹約束庶幾可以明其心于將來故今爲太守計請與衆約曰爾能力能禦殺此寇請從佗被以自明否則居者無

輕於訟商者無輕於出出而有不吾告者罪以人所疑勿赦也爲漳人計請如太守約曰吾輩力果能仇殺此寇亦請從仇殺以自明否則居者不敢輕于訟商者不敢輕于出出而有不太守告者罪以人所疑不敢祈赦也若然則太守與其民之恥可以兩數而俱雪而國家東南之患或從是其亦少彌矣然則君之拜漳守以往也又豈獨爲夫漳人已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